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宋 衛湜 撰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鄭氏曰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元嘉歷十

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

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壬癸

鄭氏曰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

道閉藏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

又因以為日名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皥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

孔氏曰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皥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案照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皥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為玄冥是

相代爲水官也

諸家説見孟春

其蟲介

鄭氏曰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諸家説見孟春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

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

危其財匱

孔氏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為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為賤故云物之象也

詳見孟春

律中應鍾

鄭氏曰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

孔氏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為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為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為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鍾之義案春秋說云應其鍾註云應鍾應其種類律歷志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

而雜陽閟種註云閟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晉灼曰外閉曰閟以此言之云應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案周語註坤六三用事應當也言陰當代陽用事百物可種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用事終而復始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六

鄭氏曰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鹹其臭朽

鄭氏曰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為朽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冬隂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隂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

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孔氏曰鄭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謂軷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鄭註聘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轢耳所以

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
俱轢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註大馭云
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

諸家說見孟春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
嚴陵方氏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隂凝故也凍
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煕故也孟冬者重隂之始也故

言水始冰地始凍蜃雉入大水為蜃已見仲春鹰化
為鳩解虹藏不見見季春虹始見解
馬氏曰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
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
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器閎而奄象

物閉藏也

孔氏曰春云青旂青衣蒼玉者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功所為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夏云赤旂朱衣赤玉者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冬云玄旂黑衣玄玉者黑深而玄淺亦旂用淺色衣用深色玉從自然之色春夏冬同用淺色也

諸家說見春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鄭氏曰迎冬者祭黒帝汁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顔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

孔氏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黒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還還於郊反反於朝也臣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

其家後也恤謂以財禄供給之公叔禺人死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顔涿聚死事見哀二十三年及二十七年

諸家説見孟春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鄭氏曰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録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

也

孔氏曰釁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與龜之繇文也曲禮曰筴為筮知是蓍也云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筴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别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周禮大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録之而已左傳云筮短龜長杜元凱註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

丘氏曰案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而顏
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辭存於竹帛
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也則
是占之為言繇人不繇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
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釁龜筴之時占視其兆審
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繁總以吉凶結
之也顏達旣誤解釁兆不釁卦故引左傳證之案僖
五年左傳云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

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案易之為書河出圖文經三古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於龜乎立驪姬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為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於東宮又南蒯將逐季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

蒯果不克奔鄭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為吉非短於龜也

嚴陵方氏曰龜筮已見曲禮解釁與孟子釁鍾之釁同義物有釁則祅作以血厭其變焉蓋除釁之謂也除釁謂之釁猶治汙謂之汙治亂謂之亂也龜以卜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之矣釁之將以占審焉占審必於歲首者則以知一歲之吉凶故也大史

曰官也陰陽之理繫焉以龜筴之事命之亦宜矣

山陰陸氏曰言釁龜筴則筴亦釁矣與上春釁龜不同彼釁而藏之此釁而用之占兆審卦吉凶是察者占人所謂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眂吉凶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鄭氏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

孔氏曰是察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

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也蔽者自旁蔽之也夫官府之罪所以罔常獲者阿黨掩蔽之也吾於物辨之時而是察焉則苟罪也孰不發露者乎

講義曰夫人之罪戾如原其情實則大可以見或阿其黨與則高下其手輕重其心而人之情實不可得而見矣能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嚴陵方氏說見孟春天子始絺解

馬氏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祀天則大裘然則祭地不服大裘明矣故曰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鄭氏曰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戸可閉閉之窻牖可塞塞之

孔氏曰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下降此以氣應言之若以易文象言之則七月三陽在上為天氣上騰三陰在下為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嚴陵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

其位矣冬曰上天為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若閂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然則時之所以為冬孰為此者亦天地之氣閉塞以成之耳餘見孟春解

馬氏曰天地定位而其氣升降於四時交於南而辨於北故夏曰南交冬為上天為是故也往來不窮者道也於是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得其所而不相與故曰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夫閉則弗闢塞則不

通謂之窮可也然通之理未嘗忘焉故寒暑往來相推而未始有窮也則所謂天地不通者時焉而已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屬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脩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

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徯徑禽獸之道也

孔氏曰城郭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鄭註鍵牡閉牝者凡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又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此物以鐵

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鏁内以搏取其鍵也棨欓

弓註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别者管是鍵之伴

類仍非鍵也註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鄰里然管籥

則一物也溝樹謂掘溝壍而種樹木令使衆庶可守

之故鄭註云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棨何氏

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扃

關門以内孔中

嚴陵方氏曰蓋言所蓋者在中藏言所藏者在内方

閉塞之時則蓋藏之事不可慢也故命百官以謹之循行見仲春解積聚見仲秋解仲秋特命有司趣民多積聚而已至此又循行之無有不斂則欲其無遺利故也城郭見孟秋補城郭解城郭必以土故言坏然前言補此言坏互相備爾門閭見仲冬解門閭之出入不能無不虞故言戒鍵閉皆慮其攘故言脩管則籥之所投以虛而能受故若簫管之管籥則管之所納以合而能通故若塤籥之籥管取其形籥取其

義而已然門閭鍵閉之機械皆寓於此尤不可以不謹封疆見孟春皆脩封疆緐邊竟見仲秋邊竟不寧解關所以禦外梁所以濟險而戒之又不可以慢故言謹徯徑皆道路之别然非公道而可不通故言塞凡此皆所以奉時之閉塞故也

山陰陸氏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

飭喪紀辨衣裳䈂棺椁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鄭氏曰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

孔氏曰其衣裳襲斂多少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小案鄭註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内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檀弓註云墳高四尺葢周之士制外無文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辨衣裳而下皆其事也衣裳蓋衰衣衰裳之謂衣在上裳在下故言辨衣服有輕重布有精粗不可不辨也棺椁見檀弓解丘以其有鄉背壟以其有起伏皆墳墓别名也大小髙卑則冢人所謂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是也然皆以土塋之故言塋厚薄之度言其禮貴賤之等級言其人自巡行積聚而下皆命之司徒者則以寓教於其間故也

馬氏曰喪紀者人之終事也冬者歲之終時也以歲之終時而節人之終事不亦宜乎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裳棺槨丘壟孰不欲致美以為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王視貴賤之等級而制為禮數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踰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山陰陸氏曰是月也天升而上地降而下辨衣裳之

時也言在喪之下著雖死猶謹曾參易簀似之矣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也蕩謂揺動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

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孔氏曰於是之時冬閑無事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小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揺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為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為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

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經直主於祭故云祭器尊也

嚴陵方氏曰功即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工之所成具乎器故繼言陳祭器焉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故以祭器為主因其陳而案之以度程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夫是之謂度遠取諸物而禾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夫

是之謂程祭則據此以驗彼也祭以度則制之長短無不中度祭以程則功之多少無不中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已見季春觧功言致其力致言致其至物刻者物物而刻之也或曰器或曰物者以用言則曰器以體言則曰物亦互相備耳所謂情者非情實之情以其用情而致弊故行罪以窮治之

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䙝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

久近勤惰者有程古之人雖小物其用功也無所不用其極功致者功之至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先王所禁也於季春曰監工日號因其作而戒之也於孟冬又戒焉方是時也工師效功因其成而又以戒之也

是月也大飲烝

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

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

孔氏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故鄭註天子諸侯與羣臣也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

民飲酒於序故云此飲酒於大學也云正齒位者約黨正文以此是孟冬黨正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同月故鄭下註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餚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黨饗卿當宴是也

嚴陵方氏說見孟夏飲酎解

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君子可以飲

酒燕樂矣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鄭氏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群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戸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

孔氏曰割牲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非但

祭社又祭門閭故云及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此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五祀據殷禮言之周則七祀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黄衣黄冠也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而飲酒於序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鄭註黨正飲酒

是也若天子諸侯群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
叙在祈年之前然鄭大飲之下亦引黨正者證其正
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鄭知此周
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案
籥章云國祭蜡歈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
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知此
廣祭衆神為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
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祭天何須稱宗下

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案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為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宗以為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今此天宗謂日月星者蓋尚書六宗文承類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云天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隂宗北辰為星宗也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祠祭之事故云

互也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

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也

新安朱氏曰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

左人作如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

字分明

嚴陵方氏曰天宗亦天神也陰陽之運必有為之宗

者故曰天宗天尊而不親在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

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先祖五

祀衆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蓋臘言以臘得之肉而祭之然古者以月在丑為臘此乃行之建亥之月者異代之制耳祈來年則詩所謂以興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為來年也五祀有門而大割祠又及門閭者蓋五祀之門雖大夫士亦得而祭之則知門閭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易曰勞乎坎蓋謂

是矣既曰休又曰息者休大而息小休久而息暫事有大小時有久暫故其言如此合而言之一也

山陰陸氏曰禮王所自為立社為公門閭蜡也國中於門野則在閭據索祭祀於祊得禱曰祠言品物雖多猶以為薄或言割或言腊相備也大割割牲腊以田獵所得禽祭不言及五祀五祀卑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鄭氏曰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

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

孔氏曰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經言習射御角力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鄭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閲禮儀備

嚴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馬氏曰順隂義也方亥之時其爲隂也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用力以視其才皆隂事也

講義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孟冬農功之隙乃講肄武事之時也故命將帥講習射御角力亦武勇之事漢有角觝之戲乃角力之技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

嚴陵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猶季春謂山虞為野虞焉漁師即周官之䱷人也以能登漁於水而為

衆所師故謂之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則各以其職故也衆言其同庶言其廣兆則言其數天子曰兆民故以是稱之衆庶則不止於民矣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仲冬言罪之不赦其義亦然

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為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奠以時入之頒其餘於萬民則剥下益

上者豈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鄭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象蟄蟲動也暴風不寒蟄蟲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為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

地侵削申隂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為兵

孔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案春秋說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

嚴陵方氏曰孟春言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然泄與騰異以其不密故漏泄而已未至於騰也民多流亡則以春主發散故也風固

四時之所常有也而暴則陽之所作焉故行夏令則暴風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者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也孟冬非隆冬故言方而已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則寒氣遲故也小兵時起則金氣勝故也土地侵削則揫斂之所致故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鄭氏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

孔氏曰案律歷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三統歴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歴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黄

鍾

鄭氏曰黄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黄鍾之律應周語曰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孔氏曰律歴志云黄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黄五色莫盛焉故陽氣始種於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周語註云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徳利用厚生黄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徧養六氣九功之徳

山陰陸氏曰黄鍾天子之德也故曰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若林鍾諸侯云爾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鄭氏曰冰益壯以下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亦見坊記相彼盍旦解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山陰陸氏曰猛摯之物至是一交而止夫欲止非摯不能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黒衣服玄

王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飭死事

鄭氏曰飭軍士戰必有死志

孔氏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

嚴陵方氏曰飭死事必於是月者豈非以教大閱故

然乎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

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鄭氏曰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

孔氏曰土地之事毋得興作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之謹蓋藏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諸蟄則死人必疾疫也故約束有司於此時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若有開動令地氣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則

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此時天地壅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非但蟄死人疾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

皇氏曰喪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也

嚴陵方氏曰興土功則地氣沮泄此所以戒之春秋傳曰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經之所言特以畢於是月而已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

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農事之所宜故亦戒之所以固而閉也而者汝有司之辭蓋蓮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焉閉之事或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氣之沮而止者反泄而出故謂之沮泄其害及物故諸蟄則死其害及人故民必疾疫死喪隨之暢則陽暢之稱陽既生於子至五陰猶執而紐之況在於子而可以暢乎命之曰暢月則以發天地之房

故也

馬氏曰房也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自内漸外之為沮自下達上之謂泄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温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蓋陰主屈而陽主伸宜屈而伸焉故謂之暢月

講義曰如使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而諸蟄藏者失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繼之以死喪皆以逹時之理而逆物之性故也非所以使盛德充塞而得

所故謂之暢月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四十六

宋 衛湜 撰

是月也命奄尹申宫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宫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内閉也省婦事所以静隂類也淫謂女功奢偽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孔氏曰尹正也申重也申重其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其門閭房室皆有外内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隂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隂類也務在質素毋得過為淫巧

嚴陵方氏曰周官酒人漿人之類皆有奄鄭氏謂精氣閉藏者是也奄尹則衆奄之正也宫中之令國有常典以閉藏之月故申之於門閭曰審於房室曰謹互言之爾必重閉則所以審而謹之也重閉猶易所

謂重門之重省與季春省婦使之省異彼所謂省減省之也此所謂省察之而已蓋婦以化治絲枲爲事巧過則淫淫則僞飾生焉故命禁之也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則疏賤者從可知矣近習謂天子親昵習熟之人凡此皆宫中之令也

馬氏曰貴戚易奢近習易驕欲法之行自貴近始故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山陰陸氏曰奄精氣閉藏言於此爲宜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鄭氏曰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

介眉壽

孔氏曰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為酒正此曰酒人者以

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爲酒人以酒人監作酒故也是月始爲春酒先須治擇秫稻使齊得成熟故云必齊又須以時料理麴糵故云必時其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潔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其炊米和酒之時所用火齊又須生熟得中六物者秫稻一麴糵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也此十

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

嚴陵方氏曰多少不可過故曰必齊然作酒之材不止於此舉二種以該之爾水泉必香則醞釀無穢污之臭陶器必良則盛貯無罅漏之弊火齊必得則蒸煮無生熟之失六物闕一不得故曰兼用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不過如是而已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則以有法式故也夫酒所以養陽也作之於陽生之

月蓋亦宜矣

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鄭氏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

嚴陵方氏曰大川名源與王制言名山大澤同義凡此皆水神也

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福也

講義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名源者若江淮河

濟之類是也江之源出於岷山河之源出於崑崙淮之源自桐栢濟之源自沇水故謂之名源也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矣故命有司祈祀之金華應氏曰夏祈山川百源火勝水弱遵其流委而廣其潤澤也冬祀四海山川淵澤井泉盛德在水鍾其淵源厚其渟蓄也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以海爲委而河爲源也水重冬祀亦豈非源乎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嚴陵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惰遊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

物而上不為之詰焉亦宜矣

山陰陸氏曰畀言牛馬貴於畜獸言馬在上亦以此故國君下齊牛式路馬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鄭氏曰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

孔氏曰鄭註周禮云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爾雅云

疏不熟為饉蔬謂菜蔬以其麤疏經言疏食故謂草
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
嚴陵方氏曰蔬亦菜也於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
資人用固宜敎道之而無遏其所欲也不能如上所
為而乃侵彼之分以廣此奪人所有以予已則是彊
暴之徒爾罪之不赦豈為過哉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
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鄭氏曰爭者隂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寧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

嚴陵方氏曰日短至隂陽爭已見仲夏日長至解諸生諸言不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德在水而是月建子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欲發焉故謂之蕩掩蔽其身以處於内則以齊戒故也身欲寧者所以掩身欲其寧故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已

禁者慾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則加而無已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欲安形性故事欲静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隂未退聽隂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也馬氏曰隂陽爭則陽伏而隂尚自若也故爭凡物之有所爭者外未定故也方二分之月春為陽日中秋為隂宵中既有分矣故於仲春仲秋日夜分至於二至之月則夏為正陽而隂始閒之冬為正隂而陽始

閒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於冬至曰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於夏至曰死生分言陰之來不過與陽為敵而已

山陰陸氏曰上云陰陽爭死生分此言陰陽爭諸生蕩相備也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言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母蹤禁詞也於陰言如此亦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新安王氏曰十一月一陽來復復反也陰方極盛陽

欲反為陰拒之是以有爭爭者言其將復也復卦上坤下震五陰在外一陽在内在内者為主在外者從而順之定而無爭言其已復也君子知陰陽爭則草木之歸根者昆蟲之蟄藏者且將摇蕩萎枯者欲萌蟄者欲出不可無以養其微陽况於身心豈得不静以處之齊戒以静其心掩藏以静其身外去聲色内去耆慾以安形性則身静心亦静矣貴静者陰陽方爭當静以待其爭之定定則陽反而陰順静在一已

可以養其身心達之天下以遂萬物之情不韋雖非

賢者此説不可廢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髴也水泉動

潤上行

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宛

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解

角從陰退之象鹿爲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角解從

陽退之象說者多家皆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晩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按熊氏曰芸荔挺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山獸故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嚴陵方氏曰芸香草也以水泉動而生則水屬也荔挺出皇氏亦以為香草荔言氣之和協挺言氣之直

達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雖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麋角解見仲夏是月也陰極於此而終故前言冰益壯陽生於此而始故言水泉動壯其形然動其氣然也

山陰陸氏曰麋陰獸也角始生向後護耳補筋與骨

應陽而墮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

嚴陵方氏曰萬物之材陰盛則堅陽盛則柔陰盛極於此故伐取之木大竹小故云伐木取竹箭

馬氏曰萬物之材敷榮則柔收斂則堅於是時可以代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嚴陵方氏曰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官爾制器之實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夫陽爲實隂爲虛是月隂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

嚴陵方氏曰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塗謂塗之以土也築則不止於繕矣與築城郭之

築同義故孟秋止言繕囹圄而已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鄭氏曰國旱午之氣乘之也氛霧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值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值虛危虛危內有瓜瓠兵亦金之氣也蝗蟲

為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為旱也疥癘之病孚甲之象也

孔氏曰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紫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蝗蟲為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氛霧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故也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

嚴凝之氣未固故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爲金氣所
傷故也國有大兵則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
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焉蝗蟲爲敗與孟夏言蝗
蟲爲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之敗者成
之對而以事之迹言之夏爲陽故言其氣冬爲隂故
言其事亦各以其類也水泉咸竭則以感發散之氣
故也疥癘則虚陽作之故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鄭氏曰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孔氏曰案律歴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歴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歴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

呂

鄭氏曰大呂者蕤賔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

孔氏曰蕤賔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為八寸其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為七十八分三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為一百四故云律長八

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

雉雊雞乳

鄭氏曰鴈北鄉以下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孔氏曰鴈北鄉此據早者若晚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此據晚者若早者詩緯推度災云

復之日鵲始巢雉雊雞乳易通卦驗在立春節立春或在此月也

嚴陵方氏曰鴈北鄉已見孟春鴻鴈來解黑白錯者鵲也然巢知避歲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雉雊已見倉庚鳴解乳則孚乳之謂也

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山陰陸氏曰夏小正曰鄉者何也鄉其居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孔氏曰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者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鄭註此月之中謂此月之内也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禄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

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此時寒實未畢而註云畢者意欲其畢爾

馬氏曰時難皆以難陰慝而除之也於季春之畢春氣仲秋之達秋氣則曰難而已至季冬之送寒氣則稱大難者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故也以大難故旁磔旁磔則所磔非一方不特九門而已

嚴陵方氏曰難已見仲春觧牛土畜也又以土爲之則以方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

寒氣也迎為入送為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山陰陸氏曰言旁磔則於九門可知土所以勝水牛所以勝豕其謂之大難言有司嫌小也

長樂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晩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甲至癸為十幹甲乙

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黄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黒支色為身子至亥為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黒辰戌丑未土其色黄納音色為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倣此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設令甲子歳甲為幹其色青則青為牛首子為支其色黒則黒為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為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

為幹其色赤則赤為角耳尾寅為支其色青則青為

脛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為蹄其説盖有所傳然也

丘氏曰案開元禮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

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即如分土之義分

土者天子大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西南北四方

之諸侯各以其方之色割壇四方之土以白茅包而

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土牛之色亦冝效此所以

示農耕之早晚者以立春為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

即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脉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此自漢朝之後積習爲常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耕牛人於門外令地主率官吏打之皆失示農之意也

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

孔氏曰亦命有司辭也案釋鳥云鷹鶆鳩樊光云鶆鳩鶆鳩月令云鷹化為鳩郭景純云鶆當為鷞此征鳥即鷞鳩也鷹隼之屬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

山陰陸氏曰為其將復為鳩也於是厲疾蓋物不極不反列子曰目將眇者先睹秋毫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孔氏曰案孟冬祈來年於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至此又更祭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等爲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

宗有佐也

嚴陵方氏曰終功之時故徧報之自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故至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於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然天曰神地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所謂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若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漁潔美

孔氏曰仲秋犬嘗麻季秋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漁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金華應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

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然

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曰嘗亦謂

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鄭氏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

謂虚也

孔氏曰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

也月半後大寒乃盛此月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

虚危也陸道也言女虚危是北方七宿之道云北陸虚者舉中央星以言之

嚴陵方氏曰冰方盛則以重陰之氣極於此故也盛極而衰東風將解凍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陽熈而柔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内矣非特形於水面而已然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原澤乃水之潤命取冰則七月所謂二之日鑿冰沖沖是也夫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陰盛閉塞而陽

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為慝陽為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為備暑亦以達陽氣也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

孔氏曰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者耜以金鐵為之故云耜者耒之金鎡

今之鋤類孟子云雖有鎡基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

新安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劒買犢之說見卷十

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

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沮桀溺耦而耕是矣蓋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故鄉則有比遂則有鄰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之有耦亦以是而已曰脩曰具互相備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

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孔氏曰大寢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鄭知於大寢也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也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令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三族父子及身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也

馬氏曰匏竹利制陰物也故自季秋而習吹至季冬而大合吹於是罷焉則陽事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罷著季春大合樂未罷也

新安王氏曰聲陽也夫子賛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徳陽動有聲在天為雷在人為樂今冬且盡春將至古歷以驚蟄為正月節謂雷將動故於是月送陰迎陽土牛以送陰大合吹以迎陽不用他樂何也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

其無薪矣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

孔氏曰以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為山林川澤之官也鄭引春秋傳見昭七年左傳證薪是麄大可析之物也

嚴陵方氏曰秩薪柴則與秩芻同義於歳終命收之所以備來歳之用而已

馬氏曰收秩薪柴則藏事至是為悉矣

講義曰周官有熘柴禋燎之祭於是命四監收以秩次斂之以共柴為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

次舍也紀會也

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於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月與日相會於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於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於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於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去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嚴陵方氏曰陽大而為之主故以次言陰小而有所系故以紀言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往來不窮謂之通可也此乃曰窮者蓋以人言之曰有時而窮於次月有時而窮於紀以天言之其窮也祇所以為通歟

山陰陸氏曰歷以紀之紀歷也窮於次言象窮於紀言歷變窮言𤰞𤰞無窮也其言天亦以此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星一歲

一周天數將幾終數無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已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鄭氏曰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

孔氏曰此脩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言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約戒之辭凡月令之内不云乃命其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

嚴陵方氏曰夫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為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為數之終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爾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一意於耕故也四民各有業而農居其一故謂之農民

山陰陸氏曰終言幾無終之辭也始言且無始之辭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孔氏曰調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案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今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嚴陵方氏曰事有在今歲為宜來歲則否者國之有典時之有令安可不飭而論之乎蓋物有常宜宜在

隨時而已然非一人之私所能為也故以共言之

馬氏曰此所謂平在朔易也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飭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經邦治論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受民事至正月之吉始和然後布焉則所謂待來歲之宜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

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
孔氏曰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靈威仰五帝也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孔氏曰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别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有豕而不用犬故没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山陰陸氏曰此大宰賦之可知而言大史與宰相備

也於大祭舉輕於小祀舉重如是而後可知

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

孔氏曰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内有采地者庶民受田準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

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

山陰陸氏曰歷而數之小宰之事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

孔氏曰以經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

云民故鄭註言此賦要由民出也

嚴陵方氏曰自乃命大史而下止言次諸侯之列則知同姓之列亦次之下言同姓之邦則知諸侯爲異姓之邦也以神道言則曰犧牲以人道言則曰芻豢而已故以芻豢言之山林名川之祀亦曰犧牲者則皇天上帝社稷神道也故以犧牲言之寢廟則人道以其迹爲遠而賦至於庶民者亦爲遠故也以賦至於庶民故以歷言之歷則非一矣或曰繼或曰祀或

曰蜡蜡何也葢饗者祭之義祀者祭之道蜡蜡祭之物非備物不足以致義非致義不足以合道亦互相備而已大史以建六典為事宰以共力為事諸侯之賦命之大史卿大夫之賦命之宰此重輕之别也

講義曰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唯成於民者至矣然後民皆致力於神矣故奉盛以告曰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謂明德以薦其馨香也奉牲以告曰謂牲牷肥腯而民不疾瘯

蠃也凡皆先成民如此故民無不致力於神唯能成於民則凡普天之下食土之毛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其祀者也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類上帝則皇天上帝之祀也禋六宗則祖宗之祀也望山川則山林名川之祀也其序固可知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鄭氏曰白露蚤降介蟲為妖戍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鼈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也胎夭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孔氏曰白露蚤降天災介蟲為妖地災四鄙入保人

災案陰陽式法丑魚鼊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介蟲為妖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胎夭既傷國多固疾故名此曰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命猶名也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冬之序為後於秋而言蚤者以建亥為正言之則冬為先故也介蟲之性辨於物以斂藏之

氣不厚故反為妖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以秋為金故也亦見孟夏解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故也夫冬者歳之終春者歳之始歳終而行歳始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蓋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盛陽爍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固疾季冬有閉固而已今行春令故其敝如此命之曰逆所謂逆莫甚於此

新定顧氏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謂如一歳之内因天時提撕事務一廵又且過得幾時到那時節又整頓一廵如春行慶賞刑以秋冬此是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緊切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那時方行如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論之又須説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月令之説但是順天加重其事非是尋常俱不理會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

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子厚之辨又失之太枚荅問

禮記集説卷四十六